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一扇看见土地的窗

李晓明



故乡的夏夜

陈明



晨光斜斜爬上村委会斑驳的木桌时,我正埋头整理材料,目光却总忍不住溜向窗外……

这座平房就像一方取景匣,前后五扇大窗,框住了四季流转的乡野。我的工位刚好在两边窗的正中间。左边推开窗,是广袤无垠的稻田,金灿灿的穗子在风里来回晃着,像在招手;右边抬眼就是村委会小广场,香樟树笔直挺立,树冠里不时跳出孩子们嬉笑的身影,远处鸡鸣狗吠此起彼伏,合在一起,分明就是一首鲜活的乡村晨曲。

清早,第一缕阳光落下时,我习惯性地望向右边窗外。香樟树枝叶繁茂,嫩叶边缘的绒毛在微风里轻轻抖着,沙沙作响。鸟儿们不知疲倦地唱着,清脆的鸣叫像小石子在空气里蹦蹦跳跳。若有若无的花香,带着露水的清甜,悄悄钻进了鼻子,随着呼吸在肺腑间散开。

揉着发酸的脖子从文件堆里抬头,左边窗外的田野又把我拽了过去。七月的阳光正好,漫过禾苗渐黄的稻田,黄澄澄一片闪着光。铝合金窗门像个大画框,框住了这半幅山水。远处的电线杆排开,像一行五线谱,偶尔几只燕子掠过,像拨动了看不见的音符,给这田野添了点生机。

我常在这幅活画里寻找时间的痕迹:清晨,戴草帽的老汉牵着水牛慢悠悠走过田埂,身影在薄雾里淡去,像幅水墨;晌午,穿碎花衫的妇人弯腰插秧,脊背弯成一道坚韧的弧;傍晚,放学娃儿们举着狗尾巴草追跑打闹,笑声脆生生撞在玻璃上,溅起细碎的光,田野也跟着活泼起来。

这一刻,我忽然懂了父亲当年为什么总爱在窗边抽烟——原来每个大人,都需要一扇看得见土地的窗,让沾满数字的手指,能摸到四季的冷暖;让忙忙碌碌的心,能和自然通着气。

这扇窗,像本无字的书,教我读懂了村庄的呼吸:产业振兴表格里的数字,不再是

离开故乡已经四十年了,连日来,蜗居的小县城多日无雨骄阳似火,像蒸笼一样,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。时值夜晚,仍酷暑难耐,连风扇吹的都是热风,不由想起儿时故乡的夏夜。我的故乡在西淝河畔,是一个小村庄,村边的西淝河水自北向南奔流不息入淮河,既给贫瘠的村庄增添了些许生动的景致,又给勤劳淳朴的村民带来了诸多方便。

儿时故乡的夏夜是宁静的,那时农村物质匮乏,生活条件艰苦,家家户户是没有钱买蚊帐的。我们小伙伴抱着苇席和破床单,披着一身皎洁柔美的月光,到宽敞洁净的生产队打谷场上乘凉睡觉,苇席铺在地上,仰躺着尽情享受徐徐夏风的丝丝凉爽,满眼星星,像宝石散落在湛蓝的夜空,更像萤火虫挑着的灯笼,在花影扶疏的月光下,寻找曾经温馨舒适的梦。

有个长辈三叔喜欢讲狐神鬼仙的故事,他深邃透明的眼睛望着月明星稀的夜空,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在他嘴里活灵活现,黑色的鬼魅也在我心中阴险地出没,它们有着嗜血的尖喙,一直寻找机会把你的鲜血吸干,有时感觉魔鬼就在身边,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你苍白的脸,小伙伴早已吓做一团,紧紧地偎依在大人身边,此时,大人就像遮风蔽雨斩妖除魔的英雄。结果晚上走路都害怕,大家结伴而行,大气都不敢出,似乎身后的妖魔鬼怪如影随形。

稍大点的时候,胆量也大了不少。我小时候,故乡的水沟多,那时也少见化肥农药,水沟里到处都是鱼蟹。在夏季的晚上,我们找来废旧自行车轮胎剪裁成条,点燃了在水沟里照鱼和螃蟹。晚上的鱼儿特别文静而温驯,静静地飘在水上,沉浸在一个多彩的梦里,或许它不愿意碰碎夏夜这份优美怡人的宁静,当我们忽然燃烧的火焰照亮一片沟水的时候,它们依然故我地在

冷冰冰的,仿佛能自己发芽、抽穗;会议纪要里的字,也像是能扎根、结果。时不时抬眼,就能看见窗外正在生长的年轮,能摸到这片土地底下涌动的劲儿。

窗外的景致永远在变。春分,油菜花开了,把天边染成蜜色,风一过,花浪翻滚,香气扑鼻;芒种后,稻田涌起绿浪,沙沙响着,是大地在低唱;白露时节,瓜田里果实累累,满是盼头。有时写着材料,余光瞥见燕子在电线上排成整齐的一串,那一刻,连标点符号都像染上了草木的青气,挺拔鲜活……

去年深秋一个黄昏,对着电脑枯坐许久,忽然瞧见窗外有位老人扛着锄头,慢慢走上田埂。暮色里,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,却在我心里投下长长的影子。猛地想起《诗经》里那句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——窗外的田野,不就是时光里生生不息的注脚么?我们总想着远方,却不知最好的风景,往往就在抬眼可见的地方。它就在那儿,等着人去看见,去懂得,去珍惜……

窗外的世界永远在动。春耕,犁铧翻开沉睡的泥土,翻涌的泥浪带着草根和虫鸣,那是大地写给春天的信,满是劲儿;夏天的暴雨来得急,雨点噼里啪啦砸在玻璃上,远处的电线杆在风雨里摇晃,像命运的鼓点;秋风一起,稻穗在夕阳下泛着金光,收割机的轰鸣声里,飘来邻家阿婆蒸槐花的甜香,空气都变稠了;冬天雾凇挂满枝头,天地一片素白,吸口气都带着清冽的诗意。

合上笔记本,月光已把桌面染成了霜色。窗外的田野在夜色里不断舒展,像一幅摊开的水墨长卷。远处几声狗叫,惊起夜鸟,扑棱棱掠过香樟树梢,抖落几片沾着月光的叶子。

我知道,明天推开窗,新的故事又会在这片土地上长出来,蓬蓬勃勃,生生不息……

水里游戏,不知道有一双顽皮的小手正一步步侵占它的领地,然后把它们俘虏到自己的草篓里。

有时候从草丛里嗖地蹿出一条水蛇,我们吓得大惊失色,扔掉草篓四下逃散,当抱着就近捡到的碎石头一身英雄铁胆返回来的时候,草丛里寂然无声,早不见了蛇的踪影,鱼儿也趁机逃遁,劳动成果化为泡影。后来才知道,水蛇是无毒的,大可不必害怕。

螃蟹比鱼好捉得多,为了生计,它们借着夜色的掩护从洞穴里跑出来觅食,在水沟边的平地里走来走去,当我们杂沓的脚步响起的时候,它们便迅速找地方藏匿,但我们的双手已将它牢牢捉住,有时它铁钳般的大爪会夹住我们小小的手指,嗷地一声叫唤,使劲地甩着手,蟹子也就顺势逃掉了。

最好玩的还是夜里捉蝉。我们在树下点燃一小堆柴草,然后使劲地踹树,这些天真的蝉儿们仓皇地奔向光明处,老老实实地成为战利品。回家洗净下油锅炸,便是一道美食。

有时玩到深更半夜,睡不塌实的父母跑到村头上去找,清清亮亮的一嗓子,划破了浩月当空的宁静。我们跑到土堆上,使劲地晃动着点点明火,意思是“我们马上就要回家了”。

儿时故乡的夏夜有着许许多多回味悠长的乐趣,它博大的胸怀,给了我们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。如今故乡的夏夜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,随着和美乡村建设步伐的加快,现如今的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村民们早已不习惯外出纳凉了,而是在自建的漂亮楼房里吹着电风扇或开着空调,一家人呆在家里美滋滋地看看电视、聊聊天,玩着手机,享受天伦之乐。

月光爬满葡萄藤

王晗

院角的葡萄藤架,叶子早已密密层层地铺开了。夏夜,月光初起,悄无声息地先伏在藤根处。那点微光,伏在盘错虬结的根节上,如同默默停泊在岁月深处的舟船。

祖父半躺在藤架下的竹椅上,眯着眼,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。他偶尔抬眼看看藤蔓,仿佛在辨认某位老友的容颜。月光便趁他低头吞吐烟雾的间隙,悄悄往上挪移了一小寸,不声不响地爬过粗糙的老藤,爬过那些早已被岁月磨平棱角的旧疤,最终落到了新生的青藤上。

这月光,浸润过老藤嶙峋的筋骨,也轻抚着新枝柔嫩的肌肤。藤蔓深处,光影在叶片的间隙里游移,时浓时淡。我坐在祖父脚边的小杌子上,仰头望着那光带。它攀爬得极有耐心,一步一寸,仿佛也懂得藤蔓生长的艰难与漫长。

祖父烟锅里最后一点红火也熄了,他轻磕烟锅,余灰簌簌落进地里。“张九龄说‘灭烛怜光满’。”他声音低缓:“这满架的月光,哪里舍得点灯去惊扰呢?”我抬头望,月光正漫过藤蔓中央最繁茂的叶丛,每一片叶子都似乎被光浸透,脉络清晰,绿意里透出温润的银亮来。葡萄叶在光下静静舒展,叶影筛下的碎光,无声地落在祖父的衣襟上。

邻家的灯火渐次熄灭,只余下这满院银辉。夜风拂过,藤叶微微颤动,月光便也随之在叶面上轻轻摇晃。祖父又沉默起来,目光越过藤蔓,投向更深远的夜空。我倚着祖父的腿,眼皮渐渐沉重,温润的困意无声地漫上来。

夜露凉了,我迷迷糊糊睁开眼,身上已披了祖父的旧衫。藤架上,月光已无声无息地爬到了最顶端。藤尖那些最细嫩的芽须,在清辉里显得格外清晰,连绒毛都纤毫毕现。它们微微伸展着,带着初生者不自知的娇嫩,怯怯地探问着方向。

祖父不知何时已回屋去了,竹椅空着,静静地沐在月华里。四下里静得出奇,整个小院被澄澈的银辉填满。我抬头望着藤尖,那月光仿佛也正悬在藤尖上,轻轻一颤,便欲滴落下来似的。

原来月光爬藤,爬得是这般沉静又执着,爬过了虬根老藤,爬过了新叶嫩芽,也爬过了藤架下那默默不语的祖孙身影。不知不觉间,光阴亦如此这般,悄然爬满了祖父的额头眼角,也爬过葡萄藤每一寸缠绕的路径。

藤蔓在月色中显出沉沉的墨绿,仿佛在沉默中收藏起无数个爬满了月光的夜晚。只待明日清晨露水凝结时,才肯让往事在叶尖上微微一闪。